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二十七回 林大有宿娼被獲 張阿風托夢防奸

卻說天來對區明說出真姓、真名，被蘇沛之在外邊聽著，入房間候。天來見他二人並皆忠厚長者，盡吐真情。再將赴京御告之意道之。柿之曰：「敢問梁兄，帶得盤費幾何？」天來直對：「八千。」沛之歎曰：「如此稀微，勸君趁早歸家，免生妄想。」天來自思進退實為狼狽，於是仰天而泣。沛之不忍其冤，良久謂天來曰：「梁兄既有此冤，自當圖謀，非可以哭泣了事。」天來拭淚，求他二人畫策。區明曰：「老夫身居商賈，不能力助梁兄。蘇先德燕京大客，當有良謀。」天來乃向沛之極意哀求。沛之曰：「吾今客務倥傯，不敢為君久計。可修一書與君，到京都投入吏部衙門，呈上吾師李坤大人收覽。大人自有照料。」言罷，將天來冤情顛末寫入書內。天來拜領。是時，天色將晚，沛之遂卷膊而行。蓋沛之係新授廣東按察甫，到粵界便改名微服，訪察民情。當日贈書與天來，正欲與民除害。天來得書暗喜，喚祈福挑著一擔行李先往，隨後與區明行主作別。

行不上半里，祈福飛奔而返。天來問之，祈福駭聲叫曰：「前途不好了。小人窺見鄉中越文、越武等立在街頭，左窺右探，必然訪我行跡。大爺且要少待。」天來聞告，心寒疾趨而返。不得已將往日情由告知行主。三公聽得大訝，隨著人往外邊體探，果見許多生面之徒，蹤跡可疑之輩，入房實告天來。天來懼與祈福並相哭泣。區明聞說，亦戚戚不安，力勸其主僕潛身被禍，不用悲傷之意。正是：

北望朝廷何太遠，南來寇盜又相侵。

且說喜來當日到了南雄，求見千總劉升，呈上禮單拜帖，具言貴興之意、天來之貌。劉升大喜，留他在此幫查。

須臾，一人入報宗孝、宗和等八人解到銀一萬五千兩。喜來與之相見，問其來意。宗孝曰：「往日林大哥帶領兄弟六人，分兵在和平縣把守，查無消息，各各心煩，咸在石龍鎮宿娼。當夜聲勢揚揚，所有美妓叫齊在水面取來，卻被分縣老爺捕獲，惟林大哥一人奮力打釋，餘捆往入衙。特著我等到來，叮囑眾兄弟，不可效尤。免貽累無正事。」喜來又問：「解來之銀何用？」宗孝曰：「恐贖關不敷，本處不能接應。大哥可於各衙、隘口交黏周密，不可吝惜資財，以失太爺所望。」喜來乃將此財干弄一番，然後與劉升同登梅嶺，通日在掛角寺等候天來，聲言：「大人新令，無論過往軍民，驗過方許放行。」

有人帶得洋煙一罌，裝成駝子，藏於背上；又一人販婢為生，將小婢四人扮作良家小子；吉安府邑庠生盧協清行李山有骰子數顆，一一被他盤出，遂將三人執法遂究。一切遺禁等物，搜得清清楚楚，更不許開遮戴帽，掩飾顏容。雖有貴介公子乘輿，每每揭簾相驗。當時走私瞞稅不敢經由，來者尚不著急，惟去者加意嚴查。過往客人共相驚訝，無貴無賤不得不從。（極寫嚴緊，以見度嶺之難。）

三公風聞，夜來入告天來。備言：「大人新令，嶺頭盤詰甚緊。凡有禁物，不可隨帶，非但客程耽擱，且貽害於本行。」天來暗忖：「主僕二人無物可稅，更無禁物隨行，過山哪有攔阻？」先教祈福，唯唯三公退出。

是時二更三點，萬籟無聲。入店以來，連夜未嘗安枕，孤燈寂寞，星眼朦朧。忽見張風當前告曰：「大爺赴京朝告，小人特意跟隨。來日掛角寺前千總添兵把守，南雄嶺上喜來居此稽查。」天來歎曰：「如此艱行，吾當自返。」張風曰：「休要驚慌，自有三魂之力。慎毋退縮，免沉九命之冤。日裡過山謹慎，夜來入店提防。」言罷，大叫三聲而去。天來偶聽得鄰雞一唱，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。思：「冥冥冤魂，未嘗無驗。萬一被其所執，將若之何？」不覺悲叫之聲，驚起隔房元榜，擁衾而問，天來備述其因。二人半信半疑，無所為計。適遇三公當前告曰：「某有一計，只恐官人不為。如肯樂從，可保泰然無事。」未知此計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